

# 9世纪以张保皋为中心的新罗人在唐武宁军 涟水县的活动及其价值

王杰\* · 孙光圻\*

| 目次                |               |
|-------------------|---------------|
| 1 涟水县在徐州武宁军中的地位   | 2.2 张保皋与涟水县   |
| 1.1 徐州武宁军的变迁      | 3 新罗人在涟水县的活动  |
| 1.2 涟水县在徐州武宁军中的地位 | 3.1 涟水县新罗坊的设置 |
| 2 张保皋与涟水县         | 3.2 新罗坊的管理人员  |
| 2.1 郑年与涟水县        | 4 小结          |

张保皋是新罗时期的著名武将,东亚海上贸易巨商。他在“年 30”即 30 岁左右的时候曾入唐,任职于徐州武宁军,“为武宁军小将”。由于徐州武宁军境内唯一傍海州县是泗州涟水县,因此,研究其在古代中韩交往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研究以张保皋为中心的新罗人在该地区的活动,对于我们探讨张保皋后来成为大海商的原委,就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了。

## 1 涟水县在徐州武宁军中的地位

### 1.1 徐州武宁军的变迁

在中国历史上,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位置十分重要。安史之乱后,随着河朔地区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唐朝廷考虑到徐州“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遥赖”<sup>①</sup>,系防御北方叛镇的前线和保卫南方江淮经济重心的屏障,因此便逐渐提升徐州的行政地位:建中三年(782年)升为徐海沂密观察使;贞元四年(788年)又升格为徐泗濠三州节度使;永贞元年(805年)再升格为“武宁军节度、徐泗濠等州观察处置使”。在短短的 20 余年里,徐州经过“三级跳”,由一个普通州郡一跃成为了唐王朝首屈一指的强藩,军政合一,实力强劲。

元和四年(809年),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在原辖属徐、泗、濠三州的基础上,又增辖宿州。此时的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地广兵强,唐人形容为“今之徐方,控临千里,地产坚金,俗风用刚,河山郁盘,予之戎柄,城十六,户一十万,兵六十旅”<sup>②</sup>。境内拥有四州十六县、三万七千余户、军队三万,势力极盛一时。

\* 中国·大连海事大学

① 《金石萃编·使院新修石幢记》。

② 同上

## 1.2 涟水县在徐州武宁军中的地位

唐代徐州武宁军滨临黄海,大运河、淮水贯穿境内,地当南北水运冲要。唐代皇帝即曾在诏书中提到“彭门(指徐州——作者注)重镇……舟楫适当其津要”<sup>①</sup>。在徐州境内诸州县中,尤以控扼河运、海运两条航路交汇要冲的泗州涟水县,地位更为显赫。

涟水县,故城在今江苏涟水县北。南北朝时,宋明帝曾于当地置襄贲县,隋开皇五年(585年)改为涟水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在此置涟州,辖涟水县。贞观元年(627年)废涟州,将涟水县划属泗州,随着徐州暨武宁军节度使的崛起,泗州及其涟水县也于贞元元年(788年)归入徐州辖下。凭借徐州武宁军的强势地位,涟水县地理位置的潜在优越性也急剧地凸现出来。

1.2.1 在徐州武宁军中,涟水县位于最东边,是武宁军辖境内唯一一个滨海县份。《元和郡县志》即提到:“海水在(涟水)县(治)东北一百四里”,<sup>②</sup>是武宁军的唯一出海口。

虽然从控制海岸线的长短距离来看,武宁军通过涟水县管辖的海岸线仅有区区30公里,远不能与其南北两大近邻——北方的平卢节度使、南方的淮南节度使辖下上千公里的海岸线相提并论,但它却恰恰是打入平卢和淮南两大强藩的一个楔子,是南北两大滨海强藩的“缓冲地带”(见附图)。这样,涟水县地当平卢、淮南与武宁三大藩镇的海岸与近海海区交汇处,遂使其成为北方沿海航运的一个重要枢纽。

1.2.2 其实,更能凸显涟水县的水运要冲地位的,是其地扼淮水入海口处的优越地理位置。

唐代的淮水,全长1000余公里,是一条重要的适航河流。其自西向东,将大运河的南北两段——汴水和漕渠连接起来,然后继续东流汇入黄海(见附图)。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曾提到:“楚州北有大淮,自西向东流,所谓‘大淮横涉,至于东海’。”这样一来,以淮水为纽带,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内河航线与中国北方的黄海沿岸航线沟通联接到了一起。而涟水县恰恰位于这样一个内河航线与沿海航线的交接点处。

对于淮水贯通大运河与北方沿海的情况,入唐的新罗人早已注意并加以利用。八至九世纪前后,新罗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前往山东半岛海域,很少有沿海岸线直接北驶者,而大多采行由扬州沿大运河南段的漕渠北上,抵达运河与淮水

<sup>①</sup> 《全唐文·授平卢郑滑徐州节度使制》。  
<sup>②</sup>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

交汇处的楚州后,再折向东驶,经过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涟水县进入黄海,然后北上山东。开成四年(839年),日本藤原常嗣使团从唐朝回国,就是在新罗人金正南等的引导下,自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楚州,再转取淮水经涟水县进入黄海。广明二年(881年)新罗使节访问淮南、中和四年(884年)新罗人崔致远从淮南归国,走的也同样是这条水路<sup>①</sup>。由是观之,淮水沿岸的楚州及其下游附近的涟水县拥有新罗侨民聚居的“新罗坊”(详见论文“3”),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 2. 张保皋与涟水县

据史料记载,张保皋在唐朝曾担任过“武宁军小将”,则其日常活动范围当不出武宁军辖下的徐、泗、濠、宿四州,泗州涟水县自也当纳入其活动范围。但是,有关张保皋在涟水县活动的最早记载,或恐是关于张保皋的密友郑年的一段史料。

### 2.1 郑年与涟水县

郑年与涟水县的关系,早在唐人杜牧《樊川文集》卷6中已明白提到:

“(张保皋与郑年)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郑)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保皋既贵于其国,年错寞去职,饥寒在泗之涟水县。一日言于涟水戍将冯元规曰:‘年欲东归乞食于张保皋。’元规曰:‘尔与保皋所挟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遂去。”

分析上面这段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2.1.1 从冯元规与郑年的简短对话看,他对张保皋与郑年之间的关系相当了解,冯元规或许此前已与张保皋相识并共过事。另值得注意的是,冯、郑二人似乎对张保皋归国后的发达情况并不陌生,显然是经常可以通过新罗人的渠道得到张氏的信息。

2.1.2 从上文看,郑年与涟水戍将冯元规相当熟悉,并且去职后专门在涟水县呆了一段时间,其显然与涟水县有着某种密切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我们尚可以从上述史料中找出新的蛛丝马迹。

据介绍,郑年有一项“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的突出技艺。这不禁令人心生遐思:身为“武宁军小将”的郑年,其这项潜海绝技当只有在大海中才能得到

<sup>①</sup>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

验证,也只有在海中才能得以施展。那么,考虑到武宁军境内只有涟水县一处滨海州县,则人们或有理由相信郑年早在武宁军时就曾于涟水县任过职。这也或许是其后来去职时“饥寒在泗之涟水县”,偏偏选择了离武宁军治所徐州最远的涟水县居住生活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上文涟水守将冯元规对张、郑二人关系的熟谙了解,以及下文张保皋亲信部将崔晕对涟水县的情有独钟来看,则张保皋在武宁军时是否也于涟水县任过职,确实值得人们认真考虑并研究。

## 2.2 张保皋与涟水县

对于张保皋与涟水县的关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明。

圆仁在唐期间,曾于开成四年(839年)在登州结识张保皋手下亲信大将“清海镇兵马使”崔晕。当时,崔晕常奉张保皋命令,以“大唐卖物使”临时身份频频在唐朝与新罗间进行贸易活动,航迹遍及山东与江苏沿海。其中,从圆仁的叙述来看,崔晕与涟水县的关系尤为密切:

2.2.1 圆仁困居山东登州时,曾见过崔晕。崔氏当面允诺“开春,从涟水专使赐船送(圆仁)达淮南”。虽然后来圆仁变卦,改赴五台山,但从崔晕拟自涟水派船去登州迎接圆仁之举,仍可见其与涟水之关系。

2.2.2 据圆仁记载,崔晕还曾与圆仁书信一封,内中提到:“和尚求法归国之时,事须将此名补充纸到涟水,晕百计相送,同往日本。”<sup>①</sup>观其语气,似已流露出崔氏经常在涟水停留或常驻之意。

2.2.3 崔晕后来“又归到新罗,遇国难,逃至涟水住”<sup>②</sup>。即张保皋在新罗内争中被阎长所杀,崔晕也流亡唐朝,潜居在涟水县城内新罗坊,并再次见到圆仁。可见,涟水县做为崔晕最后的亡命之地,与其关系显然非同一般。

总之,通过张保皋的朋友郑年在涟水县的生活经历,更透过张保皋心腹部将崔晕在涟水的活动情况,均可间接折射出张保皋与涟水县的密切关系。

## 3. 新罗人在涟水县的活动

### 3.1 涟水县新罗坊的设置

<sup>①</sup>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卷四。

<sup>②</sup>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唐代中国的北方沿海州县,多有新罗人的活动。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从山东半岛的登州起,至淮南道的楚州止,共设有登州文登县勾当新罗所、登州新罗馆、登州赤山新罗院、青州新罗院、泗州涟水县新罗坊、楚州新罗坊等多处与新罗人有关的机构。

3.1.1 勾当新罗所。又称勾当新罗押衙所。唐代多以勾当某某事为使职名,意即权委管(办)理,亦称勾当官。勾当新罗所,系指唐代管理新罗事务的地方机构。

新罗馆。系指官府设置的专门接待新罗使节的宾馆或馆驿。唐代在岭南设有接待南海诸国使节的“王馆”,在京城设有接待周边各国使节的“四方馆”,宋代还在州郡设置“高丽馆”,指的都是这种馆驿。

新罗院。指新罗人在唐朝设立的佛教寺院。

3.1.2 新罗坊。坊,古代指市街居民区的通称。唐代的城市往往被划分为若干“坊”,作为平民生活区。《唐六典·户部尚书》提到:“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食货上》也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唐朝京师长安就分为 110 个坊,东都洛阳也有 108 个坊。

在唐某些涉外城市里,由于聚集有大量的外国人,遂出现了专门居住外人的坊。唐代最大的外贸港口广州,就有这样的坊——蕃坊。唐人房千里即提到“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sup>①</sup>。一般而言,蕃坊是指海外各国人共同杂居之所,朱或所谓“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至于单独或主要由一个外国的侨民聚居的居民区,则可以其母国国名来命名,新罗坊即是如此。

唐代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仅见于楚州、涟水县二座城市,其中涟水县更是惟一县城内设置新罗坊者。在小小的县城内划有专门的新罗人聚集区,居住有一批新罗侨民,这在中外交流频繁的唐代也是比较罕见的。事实上,分别拥有新罗坊的涟水县与楚州两地,彼此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地理距离上看,涟水县距离其本州泗州 160 里(唐里,下同),距离徐州 750 里,而距离楚州仅 60 里;两城共在淮水下游,由楚州乘船半日即可驶达涟水县,交通便利;又同处于新罗人来华的水路干道上,新罗人航海到楚州,必先经过涟水县,等等。由此看来,如果将两地的新罗坊视为一体,也就是将其看做一个临淮而居的新罗侨民聚居

<sup>①</sup>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4。

区,似乎更合理一些。

### 3.2 新罗坊的管理人员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唐代新罗坊大致有下列管理人员:

3.2.1 总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楚州和涟水县新罗坊均设有总管一职,由新罗人担任,称为“总管当州(县)”。据日本学者小野胜年研究,“总管当州(县)”可能是“总管当州(县)新罗人事务大使”的简称。总管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新罗坊内事务,并与唐朝地方州县官府交涉。当圆仁到楚州新罗坊时,总管薛诠曾“入州计会”;在涟水县新罗坊,总管也“挽仰计之,仍作状入县见长官”,可为之证。

另据唐代史料介绍,广州等地外商聚居的蕃坊也设置蕃长掌管公务,并负招徕外商之责,《萍洲可谈》所谓“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其或与新罗坊的总管职责相似,可为参照。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唐代的制度:“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sup>①</sup>则新罗坊(或蕃坊)或许也实行唐制,只不过以总管(或蕃长)代行坊正之职而已。

3.2.2 译语。即翻译。古代中国的翻译多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汉代译长、魏晋的译使、宋元的译史等。唐代新罗坊也设有译语,职掌翻译,并与总管一道处理有关事务,由新罗人出任。楚州新罗坊就有译语刘慎言,其通晓韩、日、汉语。当圆仁前来楚州新罗坊时,刘慎言出面到县衙“用物计会本案”,并与总管一道“入州计会”;在圆仁离开时,刘慎言又“有书状,付送登州以来路次乡人,所嘱安存与作主人等事”;后来,刘慎言还以楚州新罗坊译语之职直接取代薛诠担任了新罗坊总管职务,译语地位可见一斑。

3.2.3 专知官。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当圆仁到涟水县新罗坊里,“总管等拟领(圆仁),别有专知官不肯”,属于新罗坊总管以下负责招待过往客人的小吏,当也由新罗人充任。

3.2.4 团头。指唐宋以后城市某种行帮的首领。《喻世明言》卷27:“临安丐户中有个为头的,名曰‘团头’,管着众丐。”圆仁到楚州新罗坊,总管刘慎言就“专使仰接,兼令团头一人般运衣笼等,便于公麻院安置”,则该团头职掌当地的货物装卸之事,由新罗侨民出任。

<sup>①</sup> 《旧唐书·职官二》。

#### 4.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4.1 在张保皋担任过“小将”的徐州武宁军境内,涟水县是唯一的滨海州县,也是唯一出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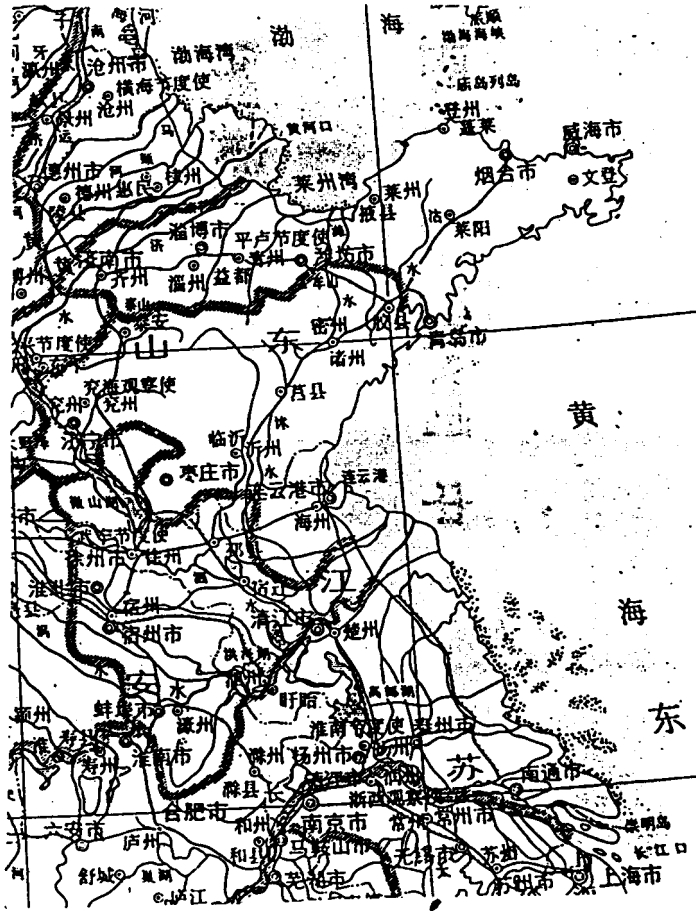
4.2 涟水县地当武宁、平卢、淮南三大强藩交界处,是中国北方沿海航运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其位于淮水入海口处,唐代内河航线与沿海航线在此交汇,地位重要。

4.3 通过张保皋的战友郑年在涟水县的活动,以及张保皋手下亲信将领崔晕对涟水的偏重,可以折射出张保皋与涟水县的密切关系。

4.4 涟水县及其近邻楚州,是唐代明确设置有新罗坊的两座城市,两地相近,形成一个临淮而居的新罗侨民聚居区。通过总管、译语、专知官、团头等人员,新罗坊维持了一个有效的管理秩序。

4.5 基于如上几点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张保皋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中韩航贸交流史上的风云人物,是与其在当“武宁军小将”时,对涟水县的认识分不开的:正是涟水县重要的航运枢纽位置,使他对中韩之间的航贸内涵与航行路线有了充分的了解;也正是涟水县大量聚居新罗人的客观存在,使他得以看到新罗人的国民利益所在以及航海的活动能力。

附表：



※ 元年十五年(1920年)行政区划。